

YEHUO WENCONG / SHOU SHANG

ZH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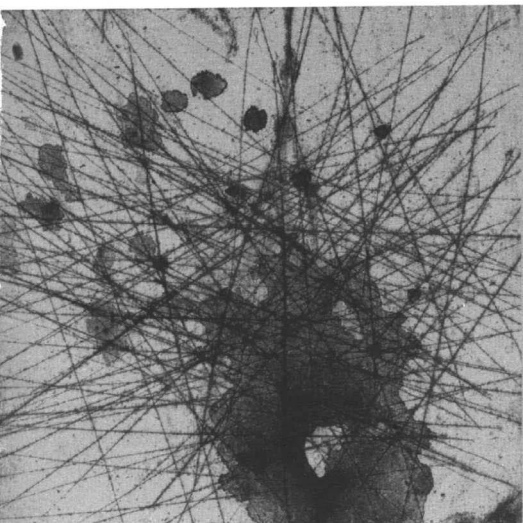
HU BANSHE

野·火·文·丛

受伤者

李静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受伤者

李 静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252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受伤者/李静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0. 4
(野火文丛)

ISBN 7-5396-1906-6

I. 受… II. 李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5021 号

受伤者

李静 著

责任编辑:沈小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合肥晓星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5

插页:2

字数:125,000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906-6/I·1783

定价:38.80 元(本册定价:7.30 元)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：“我活在世上，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，遇见些有趣的事。倘能如我所愿，我的一生就算成功。为此也要去论是非，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，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。”他还声明，在“论是非”的领域里，他首先要反对愚蠢，其次，还要反对无趣。从当前的文化和现实状况看来，应该说，他留下了一桩长路漫漫的未竟之业。对于无数真心尚存的写作者而言，反对愚蠢和反对无趣仍然是他们最迫切要做的事，本书各篇文章的写作初衷即缘于此。当然，因为作者的自身水准之故，这些文章本身也会含有它所反对的成分。不过，如果小波先生仍然在世，他会原谅这一点的——因为他明白真傻和装傻的区别，对于真傻而盼着变聪明的人，他一直怀抱友好的态度。这也是我可以坦然面对这本小书的主要原因。

关于这本小书我不想再多说什么，尽管它是我的第一本书。语言乃是用来构建瑰奇壮美的文明大厦，用来呼应滋养人类之灵魂的往圣先贤，任何自我表白与此相比，都未免太过微不足道了。

最后，我只想在这里呈上一份最诚挚的谢意：感谢尊敬的林贤治先生，没有他的殷殷鼓励，就不会有这本薄薄小书的产生；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沈小兰女士，没有她的不懈努力，

这本书就不会摆在读者的面前。但愿我的工作没有辜负他们无私的热情。

作 者

1999 年 10 月 23 日

目 录

安吉,哦,安吉	1
受伤者	18
体验几个动词	36
寒冬的哭泣	40
童心的天空	43
梦 景	45
婴孩之死	48
得到的,失去的	51
第三者	54
“此处禁倒垃圾”	57
一个流氓的诞生	65
有关“脆弱”与“坚强”	69
为某些诗人画像	72
探讨一个人变傻的过程	75
渴望远方	78
有关“中华文化的神秘性”	80
阳光下的羞惭	83
主流纯文学的精神角色	85

当堂吉诃德成为“勇士”	94
王小波的遗产	98
王小波:智慧的诗学精神	102
耶路撒冷和学院派	105
踏上月光路	108
雅鲁藏布探险之后怎样	113
改变了性别的皮革马利翁	117
诗人:不可软弱与不能逃避的	124
让我们骂点什么吧	126
陌生的尘世	129
文明与歇斯底里	131
希腊人的幸福	143
世纪末的一缕文化孤思	147
打量呼天成	150
遥寄一位沉默的说话者	154

安吉，哦，安吉

那么来吧，我的谜团。来吧，亲爱的安吉。你是我的见证。虽然你不像我的上几代，肩扛 1989 年，文化大革命，和各种各样的战争来注解自己的生命。你在平淡无奇的和平时代来到我的身边。你的记号几乎无法辨认。在这个以吸毒、犯罪、淫乱和奇装异服标榜个性和富有的年代，你和我一样，快要被贫乏的象征的洪水淹没。

但是你和我一样，是丰富而宽广的生命。对此我没有一点悲观的理由。我们的内涵不靠故事证明。我们是阳光精灵，呼吸，跳跃，奔跑，哭泣。我们在心底歌咏，没有让人听见。我们热烈地凝望，没有让人看见。在别人将天空关闭的时刻，我们的灵魂却滑翔着无数星斗。

安吉，快来。此刻我想讲述你和我的往事。不曾存在的往事。却潜入我所有的念头之中，似乎在决定我能否飞翔。

安吉，快来。对你的爱使我在深夜哭泣。不知这是在时代的哪个夜晚开始的——每个人对幻影的爱都情深似海，而此岸的爱却陷入绝境。于是这个时代的夜晚泪水最汪洋。

安吉让大自然穿过她的身体。她的眼睛透明，尖锐，看见 D 城的海滩，浪，礁石，人家的炊烟，老人亮晶晶流泪的小眼

睛,孩子的摔跤——孩子摔在地上,为了救护小手不惜以头抵地呢,她都写信告诉我。她的语句里滚动着阳光和海风,速度也像风一样。我看见她在奔跑,影子轻盈,无羁,四处飞扬。在她安静的时候,就像莲花静静开放。一只鹰从我面前的山坡上投下一片张狂的黑影,自由自在的慵懒的黑影。就像我。但其实我不喜欢鹰的样子。如果有一朵莲花能飞得和鹰一样高,我一定最爱那朵莲花。我坚决地认为,安吉就是那朵会飞的莲花,所以我告诉她,我爱她。

她曾对我说过那句话。九年前,在高三暑假,在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,她平静地对我说:你记得那首英文歌吗?——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. 那是我一直想唱给你听的歌。读到这里时,我正走在从收信室回家的路上。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,和夕阳的温度一样。我抬头四顾,慌乱地飞跑,浓荫匝地的树木从我身边飞驰而过,一直奔向天边。啊,那个假期,等她信的假期,我开始青春往事的假期。我们是同窗姐妹,我们坠入爱河。

隔壁班的女孩,安吉。我本来不认识她。我谁也不敢认识。我的14岁到18岁生活在青春期的黑暗中。一生中什么时光最难熬?就是黑暗的青春时期。最无助,最寂寞,最贫乏。那四年我的日记里充斥着这样的自问:

1. 我活着令自己快乐吗? 不。
2. 我活着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吗? 不。不仅不能,还让人心烦和讨厌。
3. 我现在活着能给人类做贡献吗? 不。
4. 有人爱我吗? 这个问题使我犹豫了一下。爸爸妈妈,可

能还有哥哥。虽然哥哥跟我吵架，挖苦我，但我死了他也不一定不难过。

5. 假如你死了，除了家里人，还会有人难过吗？不。

我望着最后一个“不”，常常心如刀绞。我当时认为，是否应当活下去，完全取决于最后那个问题。只有这个问题才代表我的价值。一只母猪也会对她崽子的死感到哀恸，但其它的猪却是无动于衷。如果我的死使大家无动无衷，我也就只是一头猪。一头猪还有什么脸混迹在人群里呢？所以，活着还是死去，对我已不是一个问题。在斗争了两年以后，在 16 岁高一的一个下午，我撒谎逃学，来到海边。

小城的海滨器量狭小，就像这个地方的气质。海岸线封闭而短，海水平静驯服，听话地舔着金黄的沙滩。我在岸边徘徊，继续我的问题：

6. 假如你死了，会有人高兴吗？会。我是班长，正有人急着取代我呢。昨天还听说韩兰，那个大黑胖子女生，在四处拉选票。

7. 你有把握将来对人类做不出贡献吗？无。

8. 在谁也不知你是谁的时候就死去，你认为值得吗？不。

9. 在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生活，还没有人真正地爱你的时候就死了，你甘心吗？不。

在我抛出最后一个否定词后，就不在岸边徘徊了。老实说，还因为我对家乡的海一直感到扫兴。我认为在它里面自杀一点气魄也没有——没有浪涛轰鸣、雪花飞溅匹配我的痛苦，没有浩荡的风烘托我的决绝，死得不是太没有境界了吗？即使我重新获得活下去的念头，也不能归功于“大海的启示”，它那沉闷的样子也只能使我更沮丧，更绝望——天啊，我还要忍受

多少无爱的日子，才能见到光明！而且，谁能保证有一天我真能够获得希望的爱呢？那不是一场冒险吗？如果我到了风烛残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不就白白忍受了如此漫长的痛苦时光？到那时再回首往事，岂不后悔莫及吗？但是，但是，万一呢？为了那个万一，我受苦是值得的啊！

在我 27 岁的一天早晨，我和安吉回忆了一会儿高中时代。我说：“高中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头，痛苦的渊源却在童年。”她眉毛一抖，不解地问：“孩子会有真正的痛苦吗？”她又问：“即使现在，你想起来还是痛苦的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现在，我已经是个有胆量的女人。我懂得在身体生锈的时候走进太阳地里晒晒。我知道主动索取阳光。我终于知道阳光是什么样子。那是我在漫长的童年期一直为之哭泣和饥渴的一切。一直哭泣，小小的孩子竟遍尝哀怨的滋味。一个瑟索的小灵魂。张着嘴，伸着臂，在永无尽头的夜风中号泣。孤单的小灵魂，她居然不知道迈开双腿去寻找和得到。她像一只铁铸的花苞，意识到自己的坚硬的铁，以为无法开放。但是她又坚决认为自己是一朵花，等着开放的那一天。她是这样焦急和无能为力，并且恐惧——害怕自己最终没能开放成一朵灿烂的花，就变成一块乌黑的废铁。在所有的恐惧之上，她还有一个最深的恐惧——她害怕被摧残，她害怕凋零——这时她又以为自己是一朵正常的脆弱的花了。

孩子的痛苦是最深的痛苦。这痛苦是种子，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成参天大树，增添着内容，但那最初的核是童年埋下的。也许这核只是个虚空，打开它，里面空无一物。可是你没看见一股有毒的气体飞出来，消失在你呼吸着的空气中？那个毒，

很可怕，因为它无形，你说不清楚，现在却也不会觉得它可怕。但是对一个孩子，那个毒却意味着时时都可能把她毁灭。

我给安吉讲了个故事：有一个奴隶，一直遭到主人的鞭打，恐惧已经深深植入他的内心。有一天，主人说：我不再打你了，但将有一把剑始终悬在你的头顶，如果你抬头，它就会掉下来砍掉你的脑袋。因此你必永远低头耕耘，不可抬头。奴隶听从他的话，这样做了，直到一天，他忽然听见天上自由的鸽子的哨鸣，忘记了警告，抬起了头。他看见晴空，太阳，鸽子，云彩，世界是自由的景象。没有主人，也没有剑。他试着奔跑，呼喊，歌唱，伸开双臂旋转着舞蹈。没有人管他，没有灾难降临。他感到自己被欺骗了。他恼怒。他要寻找主人复仇。他找遍了全世界，没有人见过他。这个人，这个奴役他的人并不存在。他大声向天怒吼，诅咒使他白白经受无价值的奴役的厄运。难道我就这样糊涂地空过了最灿烂的青春？！我的青春，她本应充溢着最甘甜的美酒，现在却充满卑屈的回忆。甚至连回忆也没有。我竟已习惯了低头向着大地，不习惯天空。这大地，不是作为力量的源泉的大地，而是我眼里孤立的一粒粒沙子，一块块粪土，一片片枯叶。它们冷漠地散落着，相互没有关系。我和它们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是被宇宙抛弃的尘埃。他痛苦地喃喃低语。

我告诉安吉：“每个人都可能是恐惧的奴隶。恐惧，你懂吗？它不一定产生于你的外面。”

我告诉安吉：“你就是那只使我忘却恐惧的自由鸽子。那时你的哨鸣使我神往。”

我的恐惧来自哪里？它有多大的重量？它有多少资格值

得被清算？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敌人吗？如果它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敌人就不值得一提吗？这世界何时能根除等级制——甚至恐惧方面的等级制？在致命的恐惧中，我内心的一部分——那份与生俱来的安详，是什么时候失掉的？怎样失掉的？我的余生是否要一直在张惶失措中度过？

我不知道。我默不作声。就像在童年，我默不作声。他们看我默不作声，觉得这孩子怪好玩的。他们不知道我一直在问：给我快乐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我是谁你知道吗，爸爸？我是谁你知道吗，妈妈？我是谁你知道吗，姥姥？我是谁你知道吗，奶奶？什么让我快乐你们知道吗？什么让我害怕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在意什么能告诉我吗？你们不高兴什么能告诉我吗？我在这里跑来跑去你们看到了吗？我哇哇大哭你们听到了吗？我在这里，一个四岁的小丫头，眼睛亮亮地睁着，等着被你们注意，等着被你们抱起，等着你们看我的眼神像看着一颗夜明珠。啊！一颗夜明珠。

但我不过是一颗玻璃球，大人们眼里的玻璃球。我被一只巨大的手拿着，弹来弹去，和别的玻璃球相撞。他们很忙，都在尽责任，自认为很称职——对于一个小孩，他们觉得尤其称职。这两个小孩，她和她的哥哥是这么小，他们不饿不冷就不会有别的要求了。他们，我的善良老实的爸爸妈妈，就是这么想。他们想象不出我们小孩子的愿望。我这个小孩子，起初还和别的小孩一样，有很多明确的愿望——比如让他们抱；让他们乐呵呵地看着我撒欢，让他们以为世上只要有我这个小绒球就够了；比如在我挨欺负的时候他们为我撑腰；在我想吃一小块蛋糕的时候他们就欢天喜地地给我买那么一块；比如我想和小冬疯跑的时候就放我跟他一起疯跑；我想穿一种拉带

子的黑色小布鞋就给我穿。但是我的爸爸妈妈，这两个善良的人：他们不抱我；他们也很少看我，他们愁眉不展焦虑不安，看我的眼神好像在看着一个虚空；在我和哥哥挨别的孩子欺负的时候，他们惩罚我们，为了证明自己和教会我们以克己的美德；他们把蛋糕放在姥姥和奶奶那，让我们等着吃她们省下来的半块。于是慢慢地我就什么愿望也不再有了，产生不出来了。哦，我善良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把我交给姥姥管，把哥哥交给奶奶管，然后妈妈和姥姥在一起，爸爸和奶奶在一起。然后我们两个小孩就很少碰面，各自跟着老太太过孤寂的生活。

你觉得不可理喻吗，安吉？我的爸爸妈妈是这世上无以复加的孝子。他们都是被守寡的母亲抚养大，母亲们以她们的辛苦和威严建立起崇高的律令，以致我善良的爸爸妈妈会认为，一旦她们的要求，哪怕是微小的要求，没能被满足，就是对她们恩情的彻底辜负——那恩情，是潜在的，不能被测量的，如果有测量的念头，就是丧尽天良。于是我的姥姥和奶奶，两个被儿女宠坏的老太太，都提出同样的要求——要和自己的女儿（儿子）一起过；而其实，姥姥还有四个儿子，奶奶还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于是我善良老实的爸爸妈妈就和他们各自的妈妈一起过，而他们自己的家庭——有着他们夫妻两个和子女的家庭，却消失了，虽然它的名义并未解体。

一个孩子可以习惯任何东西，甚至这样一个奇怪的家庭模式——没有男人，没有别的小孩，只有一个坚定的老太太，一个善良软弱的中年女人，一个四岁的小女孩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。偶尔爸爸来，我就分外地不适——我心慌，战栗，觉得他随时有理由给我一脚。因为他的脸色是如此阴沉，好像酝酿着万钧雷霆，而这一切又像是因我而起——如果没有我这个除

了吃饭什么也不会的小孩就好了。如果我很会唱歌跳舞就好了，会做鬼脸也行，或者说很多话会打闹，都行。但是我不会，别的孩子都会。我只会干干净净坐在小板凳上，照姥姥吩咐的样子做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她就会打我的后脑勺和屁股。我已经很习惯这样做了，但我老是觉得，有别人在时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应该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活泼，霸道，神气活现，只有那样，才是好样的，才是真正的小孩子，才是被娇宠的小孩子。而我是多么渴望被娇宠啊！可我又是多么呆板，卑小，战战兢兢，多么“不值得”和“不应该”被娇宠啊！在爸爸这个陌生的男人面前，我就是这样感到羞愧。在陌生的大人面前，我更要感到羞愧——他们居然要用笑咪咪的感兴趣的目光看着我！那是应该给“我”的吗？他们一定是认错了，以为我是别的活泼，霸道，神气活现的小孩子！他们一定是照着那样的小孩给予的目光和笑容！如果我不是那样的小孩，如果我辜负了他们的目光和笑容可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要我，我拿什么还呢？如果我还不，他们一定会换了冰冷严厉的目光看我了！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装成他们喜欢的小孩样，不让他们失望！我就作出欢天喜地的样子，撒欢的样子，能说会道的样子——而其实，那都是我想象别的小孩会有的样子，不是我本来的。我本来是什么样子？也并不是姥姥要我做出来的规矩样子，而是有一种我从未表现过的样子，要命的是我想不起来了。

啊，我本来的样子丢失了，安吉！那个不知“愧感”为何物的心安理得的样子。那个目中无人自得其乐的样子。那个有愿望又能实现愿望的舒展快活样子。那个信马由缰自由自在的样子。你的样子。我从童年就丢失了！

我只具有了紧张的样子。什么都叫我紧张。因为我不知

道什么时候在大人眼里会犯错误。如果我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，姥姥就喝斥我“野丫头”；如果我自己在地上玩土，姥姥会打我的手；如果我站在一边看大人搬东西，舅舅就大吼“一边去，别碍事”；如果我看见一个叔叔却没有问候，爸爸会斥责我“没教养”；如果我吃了奶奶给的一小块点心，姑姑会嘀咕“白瞎了”；如果我穿了姥姥做的黑布鞋在街上走，别的小孩就起哄我是“老太太”；如果我不要穿这双鞋，妈妈就训我“小孩子不懂艰苦朴素”……

啊，安吉，我的姥姥奶奶爸爸妈妈姑姑舅舅都是善良的人，老实的人，他们如此老实和善良，以致他们全都生活不顺遂，不快乐，被暗算和欺压。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时，总要被蛮横的上司或同事击败。他们在我这个不满6岁的小孩面前谈论他们彼此的失败，牢骚，痛骂，以为我一个孩子听不懂。他们不知道，我听得比谁都清楚，也比谁都绝望，好像掉进了漆黑的深渊里。在我掉下去时候，没有一双手能有力地把我拉回。没人能保护我。啊，安吉，在我6岁的一天早晨，妈妈和姥姥都站在窗外和人聊天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我却独自躺在炕上偷偷地哭泣，以为天就要塌下来，我们马上就要死去。我一边绝望，一边沾沾自喜，因为我知道一个大秘密，悲惨的秘密，其程度已超过我能承受的年龄，但是我却独自承受了，这是多么的了不起，尽管我就要毁灭，可是我不起。

啊，我善良老实的长辈们，你们善待每一个你们认识的人——高贵的和卑微的人，对你们重要和不重要的人，除了我这个小孩。一个小孩和一条小板凳有什么区别呢？和一条小狗有什么区别呢？它是一样什么都不懂。泰戈尔在他的《新月集》里替一个孩子写道：“妈妈，如果我不像一个天使，如果我

是一条小狗，你还会这样爱我吗？”我知道，如果我是一条小狗，妈妈就不会爱我了。而作为一个小孩，妈妈会给我她认为的爱——她作为母亲应尽的义务。啊，义务，这是我善良的长辈们贯穿一生的核心词。这是他们的高贵之处——即使他们过得拮据，不如意，也要对他们负有责任的人尽义务，对求助于他们的人慷慨相助。在七十年代前期，我的虽是农学院毕业却被分配到海滨小城当中学教师的妈妈，一个月有三十元的收入，要养活三口人，和资助时时造访的穷亲戚。爸爸也差不多。可能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。在我童年的印象中，成年人的表情都是肃杀而严峻，他们很少有人不是肩扛一座山的样子。那座山就叫“义务”。他们上要对领袖尽义务，中要对父母和爱人尽义务，下要对孩子尽义务。生活如果只剩下了义务，这日子就没法高兴。如果成年人没法高兴，孩子自然也就没法高兴。但是，我的同龄人却是在嬉闹和欢笑中长大的。他们对家中的忧患一无所知。他们要么像羊群一样被大人放到外面去疯跑，要么和有童心的爸爸一起做手工，玩游戏。上学以后，他们也会因为快活得过了头，被老师斥为“没心没肺”。我却不同，用大人的话说，我总是“像个小大人”。他们是用赞美的口吻说的，指的是我习惯性的默不作声的思考神情，好像“很懂事”似的。他们不知道这是沉闷灰暗的气氛留下的痕迹。

沉闷灰暗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只要一个人从小就在意志强硬的成年人的掌握之中，直到他已习惯被掌握，直到他已依赖他这种习惯，直到他除了这种习惯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灰暗沉闷的人了。这样，他的一生都是在照着那人的意志行事。他悄悄望着那人，揣摩着：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不